

黄恂 著

燕居

古道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黃恂 著

燕 居

道 古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居道古 / 黄恂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133-1380-3

I. ①燕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历史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7757 号

燕居道古

黄恂 著

策划人: 陈 卓

责任编辑: 周 凯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.875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2月第一版 2014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380-3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

日常坐在叶圣陶故居的廊下看天，饭后到古典园林网师园里散步，平素读读书，写写文，基本就是我三十五岁后的生活。一晃已经十年多过去了。

燕居，闲居之所也，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二十九回所言“南一间算个燕居，北一间作为卧室”正是这样的所在。道古，说掌故也。刘大櫟《焚书辨》：“李斯恐天下学者道古以非今，于是禁天下私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之语。”看来，道古对于专制统治阶级颇有点不便，其实不然，道古未必一定就非今，非此即彼的思想未免幼稚。道古固然可以誉古，以间接地非今；道古也可以非古，以间接地誉今。李斯

辈大可不必紧张，进而一禁了之。更多时候，我的道古，犹如白头宫女，絮叨天宝故事，这就相当于野史，为现代生活添加一点谈助而已。对于我来说，燕居可以奋笔，道古无非遣情，当然现在笔是不需要了，改作敲击键盘，形式上颇似弹琴鼓瑟，也算得风雅。

这几年，出版了《蠹痕散辑》、《古香异色》，也编了几种书，成绩寥寥，无可称说，日前检电脑中文，差不多又可以成集，于是“老三”就在燕居道古间诞生了。

是为序。

黄恽

2013年10月10日

目 录

第一辑 天地生人

胡适·周氏兄弟·钱锺书 / 003

鲁迅抄袭疑案本末 / 008

蔡元培推迟参加殿试的真实原因 / 018

吴藕汀大骂蔡元培 / 022

民国人为何不喜胡适 / 026

李超琼日记中的胡适之父 / 030

柳亚子南明史料的奇遇 / 035

林损辞职的真正原因 / 045

张资平在南京的生活 / 053

“抄袭家”徐枕亚	/ 057
吴湖帆因画失和	/ 061
“痴子”朱梁任之死	/ 065
不吃饭的萧退闇	/ 070
王韬的无奈与自解	/ 074
崔颢的“黄鹤”与“白云”	/ 078
苏州状元缪彤	/ 082
沈德潜如何得罪了皇帝	/ 087
经学大师俞樾在苏州	/ 093

第二辑 野有遗闻

冯玉祥拟访“张一鹿” / 101

曹汝霖笔下的“沈崇案” / 104

褚民谊与采芝斋争产案 / 107

于右任与虎丘致爽阁 / 112

曾国藩遣散湘勇 / 115

林则徐三游焦山 / 118

黄金荣与木渎灵岩寺 / 125

谁喊出了第一声“毛主席万岁” / 128

《围城》中范懿的原型 / 135

听杨绛谈苏州往事	/ 139
杨绛的小妹	/ 152
鲁迅谈藏书与著述	/ 156
高冠吾修复寒山寺	/ 160
五面间谍袁殊与《中国内幕》	/ 164
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	/ 175
顾颉刚的“房事纠纷”	/ 179
颜文梁教训理发师	/ 183
“最早的”科学小说《梦游天》	/ 187
虎丘捏相	/ 191
读《侯岐曾日记》二则	/ 196

第三辑 只关风月

吴三桂的“女婿” / 203

天阉尚书潘祖荫的豁达 / 208

“皇二子”袁克文的隐秘情缘 / 212

胡兰成为何夸赞余爱珍 / 216

郭沫若与高语罕的三角恋 / 220

关露的鼻子 / 224

上官云珠：乐益女中的韦亚 / 229

纪果庵与路培华 / 232

端木新汉的爱情 / 238

周瘦鹃的风花雪月 / 244

“皇后”虞漱芳 / 254

苏州的月亮和苏州的女子 / 265

第一辑 | 天地生人

胡适·周氏兄弟·钱锺书

谢泳先生有一篇文章讲钱锺书为什么不谈论鲁迅，文章写得很长，引用了很多资料，却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材料，即钱基博发表在《光华半月刊》（第四期）上的写给钱锺书的两封信《谕儿锺书札两通》。其中一封信，钱基博明确警告儿子：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，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！如以犀利之笔，发激宕之论，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，倾动一世；今之名流硕彦，皆自此出，得名最易，造孽实大！”他明告儿子不要向胡适、徐志摩学习，胡适、徐志摩都是迎合时流之人，不是真才实学之人。

钱基博笔下的胡适、徐志摩，其实正好代表着新派人物中的学者和文学家，他们在钱基博眼中，不是值得儿子效法

的对象。周氏兄弟虽然是章太炎的弟子，却并不是传承章太炎学问的人，在当时，也属于新派人物，因此，在钱基博意中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效仿他们。

说起来，钱氏父子都是老派的学者，钱锺书在出国留学前就一直写作旧体诗，交往的人物很多都是东南高师、无锡国专的人物，他受的影响也都来自老派学者方面的，如柳诒徵、唐文治、陈石遗、冒鹤亭、陈柱等。钱锺书作为一位学者，主要著作也用文言完成，他的留学，目前看起来，只是为他的学术寻找可以比较印证阐发的材料和工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钱锺书的学术（诗论《谈艺录》和经史子集研究《管锥编》）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扩展和深入，是打破地域打通世界的学术，不过，他的出发点还是中国的传统。他留学英法与其说是为了学问，不如说是打开了眼界，掌握了更多的工具（语言）。

胡适却不是这样。胡适留学，其实是学会了研究学术的新方法，运用到后来的“整理国故”中，就让国人耳目一新了。胡适是懂得一点西方民主精神的，这是因为他的虚心好学、接触广泛，而钱锺书感兴趣的就只是学术和文学，在西方民主政治方面并无多少研究。

再来看看周氏兄弟，这两位其实是封建士大夫的延续，如李慈铭的后身。他们也去留学，却并不关心什么政治体制，他们留学日本的时间较早，时代思潮是反满，张民族大义。虽然周二娶了日本妻子，他们在日本接触的人却绝大多数是中国人，在中国人的圈子里。这点也与黄遵宪、郁达夫等诗人不同。兄弟两人的性格，虽然周二表面显得稍微平和点，两人的内心却都是刻而不宽容的。周二的关注多在文化，所以他主要是个文化学者；周大呢，识人，有思想，却不是现代的思想。他们与陈西滢的争论，更多是一逞刀笔之快，与杨荫榆之争，更多是不喜欢这个老处女的行政。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是非，口舌之争、派系之争而已。却因此得罪了无锡人，钱锺书就是无锡人，且是杨荫榆的侄女婿，又是旧派文学家的嫡派子弟，对周氏兄弟怎么会有好感？

钱锺书也是个尖刻的人，在私下议论中一定可以和鲁迅的尖刻媲美，只是当时鲁迅被抬得很高，他不想站出来成为大家瞩目的反周人物罢了。不过，钱锺书也从不放过可以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，一言半语，点到而已。在钱锺书眼中，知堂的文学论是浅陋的（见《新月》的书评）、粗放的，甚

至可笑的，不过，他对鲁迅却尚不敢这么说，因为鲁迅还是高明的，只是内心不服膺。不服膺的原因有家庭影响，有自身傲慢，有无锡与绍兴的恩怨，有旧学传统，有更广博的文化视野，也有相同的性格！

与鲁迅和钱锺书相比，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就相对要低一个层次，因为他不能深入。在学术方面，钱基博看不起胡适，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，胡适性格开明宽厚，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，这些均为鲁、钱不及，却也为鲁、钱所不屑。

因此，钱锺书不评论鲁迅是很正常的，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术体系，钱对鲁迅不怎么感兴趣，且有先入为主的恶感，后来，鲁迅这种尊崇的地位，也使得钱锺书绕道而行。即使钱锺书要评论鲁迅，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，就像鲁迅也不会对钱基博生出好感，即使要评论钱基博，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。记得鲁迅在《准风月谈后记》中就曾对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表示过一点不屑。（鲁迅这样说：这篇大文，除用戚施先生的话，赞为“独具只眼”之外，是不能有第二句的。真“评”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，“颓废”了。）